

參加 緬甸國際醫療服務團隊

◎文 / 吳柏廷



※ 圖（一） 本次同行人員於會後與緬甸醫學會人員合照。（後排左一：筆者、左二：陳品如護理師、左三：紀志賢主任、左五：許以霖醫師、右一：Dr. Elina Zhang）

如果不是院刊的邀稿，如果不是翻起了自己在緬甸回程的班機上所留下的心情記錄，差點就讓自己淹沒在一如往常忙碌的臨床工作中，都快忘了當初內心的悸動。緬甸五天的旅程，很快就過去了。通常，越有趣的旅行，越讓人覺得時間過得越快，但這趟旅行，不同以往的任何一次。你問我有趣嗎？一場中緬的學術研討會，一趟標榜“國際醫療”的旅程，這是我一開始的想法，對這趟旅程的第一印象。“緬甸啊～如果不趁這個機會，我這輩子應該都不會來這旅遊吧？”因此，當許以霖學長找我時，我確實只是抱著一般出國參加學術研討會的心情而已。但現在，我很感謝，感謝同行的師長、友人，

讓我可以重新省視我醫學之路的初衷、感受自己的價值和有勇氣繼續在台灣日益崩壞的體系裡捍衛一些屬於自我的堅持。

緬甸是一個剛開放的國家，在 The Lady，翁山蘇姬女士的努力下，軍政府終於在兩年多前結束了鎖國的政策。一如同所有的新興國家一般，這是個沈睡已久的市場，隨著世界熱錢漸漸的湧入，國家的經濟會飛快地成長。一旦人民的所得提高，資訊開放了，對醫療的要求和標準自然會提高，如同 2、30 年前的台灣一般，但會以比台灣過去快 2～3 倍的速度成長著，每件事物都以爆炸性的速度在進展著，這就是現在的緬甸，一個剛要起飛的

國家。

在台灣，民眾應該早就習慣救護車的服務，另外一項台灣奇蹟，完全免費的服務卻提供了良好的到院前救護的醫療品質，因為太過便利和廉價，救護車濫用是目前台灣的另一個亂象。然而，你可以想像，一個新興的國家，有著爆炸性成長的車輛數目、不甚良好的道路品質和隨性的道路使用習慣，卻沒有任何到院前救護的系統與服務？連車禍處理都這樣了，更遑論心肌梗塞、中風病人的到院前救護和後續的救護系統。是的，這就是現在的緬甸！然而，令我感動的不是他們想要推動這項系統，而是誰想要推動這項系統。以台灣、或任何先進國家的思維，這應該是政府的責任，這是重要的公共衛生也是社會福利政策啊！但在這個國家，因為政府系統仍停留在過去的思維和風格（在這個國家，紅包文化仍是非常普遍且被默許的），因此，一個非官方的組織，Myanmar Medical Association (MMA)，醫師們希望利用自己協會的力量，推動這個系統，而且在初期，這是完全免費的服務！一個系統的建立，從無到有往往是最困難的，所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而這就成了此行最主要的目的一與MMA交流、分享南區緊急醫療網(EOC)和成大外傷團隊的運作經驗。而這次的邀請對象，MMA現任的主席與秘書長都是

緬甸當地首屈一指的骨科教授，也是目前積極推動EAS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 的幕後推手，這其實是蠻令人感動的事。緬甸的醫療費用和台灣健保下的醫療給付相當，但當地公立醫院醫師的收入並不高（月薪約1～2000美金）。因此，醫師的紅包文化比起早年的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對一個剛起飛的國家，骨科絕對是個大科，在繁忙的臨床工作下，這群醫師們仍然不忘自己的社會責任。是的，你可以責難他們～“為什麼要收紅包？”，但這是另外一個醫學倫理的議題，我無意置喙。然而，我很推崇許以霖學長的一句話：「“國際醫療”，不是要你去住難民營，去跟他們一樣過苦日子！」。是的，幫助他人的確是不需要先設限自己的條件，但這種需要投入大量心力、勞力的工作，跟幫助老太太過馬路的日行一善是截然不同的，自己的物質生活若不穩定，如何有能力來籌畫、進行這樣的活動（的確有超凡入聖的偉人可以在自身窮困飄搖之際，仍念茲在茲、致力於助人的活動，但這就是偉人之所以為偉人之處，我想大多數人應該和筆者相同，為一介凡夫）。而這群緬甸醫師，在自己的物質條件被基本的滿足了後，看著自己國家在到院前醫療照顧上的貧瘠、政府在國家醫療政策上的牛步和人民應該可以被改善的醫療品質，以自己醫學會的力量來推動



※ 圖（二） 於尼姑村參訪行程時，有一受傷婦人有手腕腫脹變形，應為右遠端橈骨骨折，同行人員給予固定後，隨後安排至山下診所就診。

國家社會福利政策。沒有太多的人力、物資、沒有整合的系統、救護範圍也僅只限於仰光地區，甚至可能連一般民眾都還不知道有這項服務的草創階段，但這群人還是堅持要做，而且還規畫好了階段目標，最後當系統普及時，希望可以由政府接手推廣至整個緬甸。因為他們知道，不做，就不知道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會有人做；而這個工作，是自己的社會責任。對比近期我們全聯會蘇理事長的「工時說」，相較之下，真是令人心寒！

台灣的醫療崩壞，已是進行式，無論是自己的師長、同學、學弟妹，只要仍處在這個圈子的，無不感受到台灣醫療形式的改變、醫病關係的緊張。越扭曲的制度，光怪陸離、狗屁倒灶的不合理事情也就跟著多，久了，難免會覺得受挫、甚至懷疑自己當初決定留下來的選擇。然而此次的緬甸行，讓我緩下了自己的腳步、重

新省視自己的行醫之路。感謝在尼姑村那位遠端橈骨骨折的婦人，雖然言語無法溝通，但她所表現出的真誠感謝，似乎讓我重新回到那個還是醫學生的我，那個第一次發現自己可以幫助病人、緩解病人不適而感受到自己價值的我。感謝同行的兩位師長紀志賢主任、許以霖學長和陳品如護理師，謝謝你們一路的陪伴，感謝你們的身教，展現自己的熱誠，在忙碌的臨床工作下，仍利用自己的休息時間投身醫療的志業，樂此不疲、甘之如飴。這股傻勁，給了我繼續堅持的理由和力量。醫療或許一直在崩壞，但堅持自己覺得對的原則，病患的衷心感謝和同伴的相互扶持永遠是支持自己前進的力量，共勉之！

後紀：本次緬甸行特別感謝 Elina，除了擔任隨行翻譯及地陪外，更幫助我們更了解緬甸當地的醫療文化及背景。